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External Mandari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uburbs of Surabaya, Indonesia

针对印度尼西亚泗水郊区小学生的对外中文教学法探讨

| Yogi Bagus Adhimas^{1,*} | Cicik Arista² | Li Chaoqun³ |

^{1,2} Universitas Negeri
Surabaya, Surabaya,
Indonesia

³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yogiadhimas@unesa.ac.id

cicikarista@unesa.ac.id

lcq8179556786@gmail.com

ABSTRACT

Teaching Mandarin in an area where the cultural context can be described as isolated is a challenge in itself. Instead of teaching how to speak directly, prioritize the heart-to-heart approach. Whoever knows how to touch them personally, automatically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cul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that Mandarin education in peripheral areas is better prioritized by cultural approaches. with the basis of research to have more impact on love for Mandarin first, in order to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high confidence when learning Mandarin. The findings when the treatment of Mandarin teaching was carried out which emphasized the cultural approach and broke the cliché order of mainstream Mandarin teaching, resulted in children in the periphery being more receptive because of the excitement in the class they got. So,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o be a Mandarin teacher in the countryside, teacher must be a person with the same trib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the customs. Look for ideas and then work to create creative media. Finally, it provides language ability, not language theory.

KEYWORDS

Foreign Mandarin; Pedagogy; Suburb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引言

印度尼西亚人口大概是 2.5 亿其中 2 千 7 百万是华侨。泗水的人口大概是 2765 万。泗水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跟中国人密切往来。自公元 5 世纪以来，爪哇和中国文化的文化适应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催生了一种混合文化，成为爪哇社会文化财富的一部分[1]。中国明朝的郑和因为七下西洋也是泗水的著名历史人物，泗水有一个清真寺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来到泗水然后在泗水做生意。因为他是穆斯林所以他在泗水建筑了一家清真寺，我们叫 *Masjid Cheng Ho*。到现在那家清真寺还有，而且很有名，它是泗水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除了郑和清真寺以外，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是古代的时候建筑的，它们都跟中国文化有关系。

泗水的华侨挺多的，所以常常能听得到有人用中文说话。在泗水中文越来越重要。有些人学中文的原因是因为想和华侨做生意，可是也有只想用中文交际的。不仅在培训班，学校里也有中文课。泗水是东爪哇的首都，它也印尼仅次于首都雅加达最繁华的经济贸易重地，所以泗水的经济比较好。因为泗水的经济比较好，所以泗水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比如说很多泗水的学校有开设中文课，学校跟中国的学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教学水平也比较高。学校能找到素质很好的老师，因为能给老师们很高的工资。但是泗水的郊区情况完全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还有很多地方还是很穷，大部分的居民是农民，他们的生活也不好。他们最多只能上得了高中，没有机会读书的也有。那种的情况也让那边的教育水平不高。不要说有没有黑板或者什么的教学设备，因为有些地方连教室都没有。泗水郊区那边的经济算还可以，可是也是还有些农村还是需要很多帮助。他们有教学楼，有桌子，有椅子，有黑板等等一般的教学设备。可是他们还是需要帮助，因为如果没有进步的话就会被淘汰掉了。那边的老师很少，而且没有那么多很棒的老师（各种语言，电脑，什么的）。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让大家一起过上好生活。

目前，印尼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两国之间的合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事实是，中国对印尼的大量投资也使许多中国企业在印尼经营，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活动。通过暂时摆脱这种利弊，至少有很多印尼人可以找到工作，从而有助于印尼人民的福利。

但是，作为投资持有人，经济活动必须适应中国的规则，即被接受的员工必须会说中文。印尼人的外语能力，也许还不错，但那只针对英语。对于普通话等外语，普通印尼人并不掌握该语言。甚至一些刻板印象也发现，普通话在印尼人民中并不是一种美化的语言。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语言可以支配其他文化或语言，换句话说，每种文化和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是平等的。

看到需要经济稳定的局面，必须消除刻板印象。中文与英语同等地位的理解也必须坚持印尼语。在获得适当的理解后，可以进一步鼓励印度尼西亚人优化普通话的掌握。在具备了会说中文的能力后，印尼人可以在印尼的中国公司工作，并最终获得经济稳定。

从这个背景出发，本研究旨在帮助经济增长从最关键的领域，即教育，当然，这意味着尽早进行汉语教育。如前所述，中英文之间存在着社会观点的差距，中国语文教育最终要有两点任务，即尽可能地教授汉语和用文化的方法改变思维错误。因为事实是，教学也会回归到学习者自己，那么学习中文可以通过适应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完成[2]，例如，用钻头法学习被认为是老式的，毕竟还是有人应用它[3]，因为学习再次适应相同的输出，即掌握合格的中文。而且如前所述，由于泗水市是一个识字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中文教育还是可以更容易被接受的。如果在外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么本研究专门将外围作为研究场所。

中文教师志愿者基本情况

泗水的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需求的关系，教师的素质也越来越好，人数越来越多，中文教学发展特别快。在别的地方中文教学起步虽然比泗水早一点儿，但是

现在泗水的中文教学发展已经过之而无不及了。2007 年才开始陆续有些泗水的学校想开中文课。当时虽然有人会中文，可是他们没有教学的能力。而且在印度尼西亚如果想当老师必须从师范大学毕业才能当老师。到了 2010 年，泗水国立大学开办了一个新专业，就是汉语语言与文学专业。我是泗水国立大学第二届汉语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后来泗水国立大学跟孔子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泗水的中文老师越来越多，对泗水的中文发展更有帮助。

在泗水国立大学求学的时候，有一门课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去农村，用自己的能力帮那个农村改善他们的生活。当时，泗水国立大学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分很多组，每一组有三十个大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有经济专业，工程专业，英语专业，日语专业，中文专业，德语专业，爪哇语专业，心理学专业，辅导服务专业，艺术专业，音乐专业，体育专业，法律专业，科学专业等等，三十个人一起去农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社会服务，希望用我们学习的专业能力改善那个农村村民的生活。我的组被分配到泗水郊区 *Gluran Ploso* 农村。在那儿我们不仅当老师，也教农民学习处理农村合作社的账务，帮他们油漆清真寺、幼儿园，修护他们的公共设施等等。我的任务是协助当地农民改善农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以及当小学的中文老师。

在这一个月里面我发现，农民过得很苦。因为农民的收入是收成决定的，可是他们已经连续三年收成不好，因为雨量不多，他们的灌溉技术也不好，所以收入很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也就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他们需要利用原本该上课的时间，帮助父母务农，否则生活无以为继。那儿的小学老师虽然已经很真诚、认真的教导农民的孩子们。课堂管理与测评是线上教学的挑战之一。听写既是汉字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练习方式[4]。希望学习可以让他们会有更好的未来。可是他们能力有限，因为老师人数不多，也需要更多的教学设备等等。我觉得所有农村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提升教学设备是必须的。城市的居民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农村也需要有同等的机会。政府和所有人都应该重视，除了让自己有很好的未来，帮助别人有很好的未来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在那边他们的英语程度也只有城市孩子幼儿园的英语程度，并不知道有中文和别的语言。想有很好的未来也需要开阔眼界，让孩子们有梦想。我们当时决定免费教学，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我跟我的同学两个人就当了中文老师。我跟他希望给农民的孩子们知道世界很大，也有这种的语言，你想知道那边的事情，可以跟着我们努力地学习。如果我们把梦想放在最高的天堂，即使我们可能落下去，但是落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云的上面，再努力。

泗水郊区小学生基本情况

我们那时候没有能够上课的地方，只能在一个只有屋顶、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黑板的地方上课。一个月的教学，我发现泗水郊区的小学生比泗水城市的小学生乖一些，单纯一些。我的想法是希望能帮助这些很乖的学生也跟城市的孩子一样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认为应该让他们多接触不同的学科。因为我的能力是教中文所以我相信学习中文这个外语也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泗水郊区的小学生很好奇也很好学，他们喜欢我们告诉他们怎么用笔记本电脑，喜欢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喜欢

跟我们聊聊天儿。他们早上上课，中午回家帮他们的父母务农，当然也会去玩儿。他们的生活只在农村里面，他们父母忙于工作，教育程度也不高，所以父母对老师是完全的信任，把孩子交给老师。我觉着孩子的生活最重要的应该是玩儿。他们那个年纪能够在玩儿的时候输入很多知识。所以我认为我们大人应该用让小孩子很快乐方法教他们。让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上课，就不知不觉学会了知识。让他们只感觉学习也是一种好玩儿的事儿。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描述性定性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叙事分析[5]，[6]。本研究的数据是儿童的心理水平及其与普通话流行度的关系，来源是来自 *Gluran Ploso* 的一个村庄的孩子。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技术是从观察中收集相关数据，然后总结、分析和得出结论。数据收集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即在课堂上提供应用文化方法的学习。然后，研究人员（也是课堂上的老师）对学生互动对话，询问他们在课堂上的感受。当然，观察也是通过观察学生表现出的肢体语言迹象来进行的。本研究描述性地描述了农村儿童普通话的语用接收系统，通过叙事分析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研究更为重要。

研究结果及探讨

根据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从宏观上把握具体的教学方法

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大体上有两个部分。第一是重语言结构规则，强调课堂中的自觉学习；第二是重语言的功能意义，强调在课堂内外交际中自然习得。每一个教学法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根据这些教学法理论可以知道有几个教学方法。比如：语法翻译法，直接发，听说法，视听说法，自觉实法，认知法，团体语言学习法，全身反应法，暗示法，交际法，还有游戏法，趣味法，提问法，认读法，情景法，表演法，展示法。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吸取和运用每一种教学法的特点进行教学。

阐释各个教学法

直接发

直接法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习得，语言的运用时靠感觉和记忆儿不是思维，是主张以口语教学为基本。

听说法

强调通过反复的句型结构操练培养口语听说能力，又称“句型法”或“结构法”。听说领先，口语是第一位的。反复操练，用模仿，重复，记忆的方法形成习惯。

自觉实践法

主张学习者在自觉掌握一定语言理论知识基础上，主要通过大量言语实践活动达到直觉运用目的语。大表人物是钱苏联的心理学家别利亚耶夫。

认知法

认知法的心理学基础是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是一个感知，记忆，思维，想象过程。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强烈的学习信心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话当使用学习者的母语。

全身反应法

对儿童，母语习得过程的发现，使人们把听力理解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人们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也应是先听后说。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且在发展学生的表达能力之前应先培养其对目的语的理解能力。用祈使句进行的指令既是基本的语言交际行为，也是有效的语言训练方法，是全身反应法课堂的主要活动。

暗示法

不只舒活幽雅的环境，创造轻松和谐的气氛。精神和肌体得到放松。不仅要调动学习者有意识的活动，而且要通过各种暗示手段和形成的愉快轻松的心情。

交际法

交际法又称“交际语言教学”，较早称为“功能法”，“意念—功能法”，是以语言功能和意念项目为纲，培养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能力的一种教学法。

还有其他的教学法

表演法

表演法可以调动起学生表演欲，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游戏法与提问法

用暗示法的原则进行课堂游戏。通过小小游戏来提问，让学生习得。

趣味法

让学生做笔记的时候用画画儿，或者用各种各样的颜色笔，让学习的过程更有趣味，学生更想学习。

教学法的实际运用

我们决定用下午的时间给孩子们上课，同一个时间开了几门课，让孩子们自己选择他们想学习什么。我负责教汉语，和别的课相比学生少得可怜，我只有5个学生。

开始我们用根据我们自己的初级班学习中文的经验，我们的老师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来教他们，从b, p, m, f, 开始教。看到了他们不明白的表现，我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我们记得以前也是第一次学习中文，很多时候都不明白老师说什么。第二天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只有三个学生。我们还是用第一天的方法来教。可是我想想，应该是有问题。他们是孩子，农村的孩子，还是很朴素，怎么能减少了，然后去上其他的课。下课后我跟我的同学讨论。我们觉得，大学生是成年人。成年人知道现在做的事儿对未来有好的影响。但是小孩不一样，农村的小孩更是不一样。我们给他们任务的时候，应该考虑他们早上上课，中午有的帮父母，生活很辛苦。下午上课应该让他们轻松一点，所以我们改变了教学方式。第三天，我们又减少了一个学生，所以只有两个学生。我们不用课本了，我们用暗示法的原则，用硬纸写了一个大大的“中文”两字，像我们印尼的传统皮影戏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觉得有趣。同时准备了好几个简单的句子：“你好”“谢谢”“再见”“我爱你”“我想礼物”“你很漂亮”“你很帅”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学生学习一段时间后并达到更高水平，教师须教授学生汉字的真正起源与演变故事，不可为了趣味性而破坏汉字的理据与科学性[7]。这次我们不教他们拼音、汉字、声调。我们只教他们这些句子怎么说，什么意思。他们写的句子也是用印尼文字来写的，但

是我们要求三个学生用来记录的印尼文字都必须一样。然后用那些句子来进行对话表演。另外，我们也告诉他们如果碰到我们俩可以用中文说“你好”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上课的时候，不像正式的课堂那么严肃，有时候坐，有时候站着的教他们，跟他们开开玩笑，让课堂的气氛很轻松，希望孩子们喜欢学习汉语。虽然我们的学生是下午课里人数最少的，可是因为我们很热情的教他们俩，让其他上另一门课的学生也在看我们。他们想知道我们在学什么，可以那么快乐。后来其他几门课的老师让所有对汉语有兴趣的学生在也来看我们中文课上课的情况。过程中，学生说错了，忘记怎么说，偷偷地看他们写的笔记本，我们也在旁边鼓励他，大家都在哈哈大笑，让他们觉得学习汉语的表演让所有的人也很开心，错误也不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多元文化教育只有在教师本身以多元文化的方式生活时才能实施。事实上，这种个人的多元文化经历被认为对教师在学校传播这种知识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教师将他们的理解、想法、解释和解释带到了课堂上，所有这些都是从个人和主观经验中表达出来的[8]。

我们这样教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是农村人，最高学历大部分只能上得了高中，能有机会读大学本科的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只想给他们玩儿一玩儿，让他们对汉语有好的、快乐的印象，给他们看世界是很大的，农村外面还是有别的地方，那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让他们能自己想象，让他们有兴趣让他们有梦想。每个教师都需要明白，学习中文不仅是通过目前普遍采用的直接学习模式或讲座，还可以采用各种积极、创造性和有趣的方式和学习方法来替代普通话主题的呈现[9]。需要监督来规范和提高教授中文的教师的能力标准，并实现学习过程的预期结果[10]。然而，有时结构化和专业的即兴创作确实需要在某些学习情境中呈现。



图 1. 教学媒体“Wayang Zhongwen”，2015

结论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些都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工作生活细节当中。知识越多越好，经验越多越好。我们不能死守规则，应该先看看情况，再订立教学目标，有时候教学目标不一定要教会他们什么语法点，而是在他们心里种下喜欢中文的种子，希望有一天，这颗种子能生根发芽，他们在有机会学习第二语言的情况

下，中文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所以，老师应该考虑学生的心理生理状态来调整教学。教学越能触及学生的一天，学生就越有动力掌握材料。这不仅仅是实现数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所研究知识主题的热爱。有了这个应用，本研究建议，外语教学，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具有多种文化多样性和情况和条件。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教师需要注重人才，减少短板[11]。例如以及来自[12]的研究实现了汉语教学中茶文化的交流，还有 PACE 教学模式结合了第二语言教学、显性语法和隐性语法的优点[13]，不断孕育新理念，让持续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14]。因此，教师可以积极地将平时的教学分解为具有文化方法并注重学生学习动机的汉语教学[15]。这一段教学的经验让我知道其实所有的教学法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可以用它们来教，可是应该能够把它们的特点融会贯通，然后就产生适合当时的情况的教学法。

参考文献

- [1] M. B. S. Alam, “Acculturation of Java and Chinese Cul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 no. 1, pp. 1–14, Mar. 2023, doi: 10.20961/SINOLINGUA.V1I1.68944.
- [2] Rudiansyah, R. (2021). Efektivitas Belajar Bahasa Mandarin di Tengah Pandemi. *Reduplikasi: Jurnal Penelitian Pendidikan Bahasa Indonesia*, 1(1), 40-49. doi: 10.37905/RJPPBI.V1I1.804.
- [3] Y. B. Adhimas, M. F. Ilhamuddin, and M. Amri, “Sepuluh Unsur Pengoptimal Metode Dril Dan Penguasaan Hafalan Bahasa Mandarin Komprehensif,” *Bahtera: Jurnal Pendidikan Bahasa dan Sastra*, vol. 22, no. 2, pp. 206–219, 2023.
- [4] 崔永华 and 杨寄洲,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5] H. K. Mohaja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And Related Subj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eople*, vol. 7, no. 1, pp. 23–48, 2018.
- [6] K. A. Mills, “What Are The Threats And Potentials Of Big Dat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vol. 18, no. 6, pp. 591–603, 2018, doi: 10.1177/1468794117743465.
- [7] 李润生, “汉字教学中运用‘联想识字法’的基本原则,” *汉语学习*, no. 4, pp. 87–93, 2019.
- [8] C.-Y. Hoon,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Indonesia: The case of a Chinese Christian school,” *J Southeast Asian Stud*, vol. 44, no. 3, pp. 490–510, 2013.
- [9] M. Mintowati,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di Sekolah: Pendekatan dan Metode Alternatif,” *Jurnal Cakrawala Mandarin*, vol. 1, no. 1, pp. 1–10, 2017.
- [10] S. Haryanti, “Penerapan Sistem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di Beberapa Sekolah di Indonesia,” *Lingua Cultura*, vol. 5, no. 2, pp. 136–143, 2011.
- [11] S. Phanata,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Indonesian-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Review Less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as Sebelas Maret 心智导图在印尼汉字教学复习课中的应用研究——以三一一大学中文系为例,”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 no. 2, pp. 131–138, Sep. 2023, doi: 10.20961/SINOLINGUA.V1I2.74214.
- [12] L. Li, “Study on the Path of Combining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 Culture in Indonesia Du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 no. 2, pp. 53–59, Oct. 2022, doi: 10.20961/MANDARINABLE.V1I2.444.

- [13] Y. Lishen and K. Qingqing, “A Study on Teaching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Interjection Based on PACE Teaching Model,” *MANDARINABLE :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2, no. 1, pp. 78–85, Apr. 2023, doi: 10.20961/MANDARINABLE.V2I1.689.
- [14] S. Phanat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Indonesia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Universitas Sebelas Maret,” *MANDARINABLE :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2, no. 1, pp. 53–57, Apr. 2023, doi: 10.20961/MANDARINABLE.V2I1.641.
- [15] B. Celik and Y. Yıldız,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 on Teaching the Language and Learner Moti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5, no. 4, 2019, doi: 10.23918/ijsses.v5i4p150.